

中大週刊

河北諾

國立中央大學編纂課編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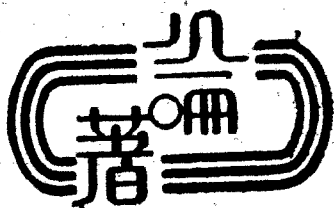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五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

目次

論著	學生與新國民運動	果庵
會議紀錄	物質慾望與求智慾望	李成雲
校務報告	校長報告	
佈告	佈告(三則)	農芝
校聞	校聞(五則)	
專載	修正本大學規程暨校務會議章程	
	國立中央大學出版委員會簡章	

學生與新國民運動 果庵



學生是青年的幹部，青年是國民的幹部，故學生在復興中華民族的新國民運動中要負很大的責任。但是學生正在學習時期，還不能正式到社會上去作事，所以，在新國民運動的推進工作裏，學生第一要做的，便是怎樣將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。

這話說起來很膚淺，但是作起來却不容易。新國民運動所需要的是：一、捨己為羣的精神，二、刻苦耐勞生產建設的習慣與本領。試問我們自己果然做到這些沒有？

過去會有許多青年參加政治工作，以為這是捨己為羣了，但是骨子裏或係受別人利用，作了政爭的工具；或係自己要拿別人做工具，以為走入政治道路的敲門磚，這種動機都沒「羣」的觀念在內，故一遇羣己利益衝突之時，立即遭受很嚴重的試驗。而且為了從事政治活動，荒廢本業，知識空虛，即使遇到發展有為的機曾，也無武可用，眼看仍被腐惡勢力的波濤席捲以去，二十年來，如此淪落的有為青年，以我所知，已不知有多少。然則今日學生要養成捨己為羣的精神，固不在實際的工作，而在人格的陶冶，學校是很

大的集團，亦即一小社會，個人能否愛羣，大可在日常行動上表現，例如河損或遺失學校圖書，毀壞標本儀器，隨地使便吐痰，以及其他零星毛病，雖然極其細微，即使小學生也知其為不當者，可是大學生却也不見得革除淨盡；或者年齡愈大，花樣愈多，即使你能查出漏洞，我也有法遁逃，試問似此小事，尚不能為團體着想，而欲期其大有作為，甯非說夢？古人雖說大德不逾閑，小德出入，但如今是大德小德一齊逾閑的，一齊出入的，所以我覺得學生在校，要緊就是生活規律，尊重團體利益，此即起碼的捨己為羣，卑之無甚高論，大家還是從初步作起好。

若談到刻苦耐勞生產建設，則我們更為慚愧。沒有錢的人讀書是不得不刻苦，有錢的人讀書真比在家裏當公子少爺還寫意。請看一般弄堂大學的同學，他們是在讀書嗎？悶了可以同女同學尋開心，再不，去跳舞，去打回力球，看跑狗，左右有的是造孽錢，可以隨意揮霍，這種學生，一旦作了事，必是纏其祖武的刮地皮專家，若是不作事，更是純消耗分子。有些淺薄的人，專看着此種「行尸」醜態，彷彿人生到此，方不虛度！國家民族，只是我在嘴邊的東西，不必擺在心裏。還有一種人，雖也自稱好學，實在只是炒冷飯，亂投機，學問不求真知，自然無所謂灼見，把些陳腐不堪之論，或淺薄無聊的話，只管瞎講，實在自己并不讀書，尤其不肯作進一步的探討，使學術空氣成為凝凍的，甚至混濁的，這種求學的態度，也很難於國家民族有裨

。中國的建設，要從一點一滴做起，我們的學識也要從一點一滴作起，不是這樣，便無所謂真知，儘是浮光掠影，終是不能有用。此種打破砂鍋問到底的精神，中國人最缺乏，也就是中國科學及一切學術落後的真因，青年們只要有真實本領，不怕你在新中國再建的前途上作一枚小螺釘，也是光榮，也是有用，只怕大家都是紙亮子，有名無實，大而無當，那就毫無辦法了。故新國民運動的第二義在青年學生方面就是，銖積寸累的去生產，銖積寸累的去求知；刻苦耐勞的去生活，刻苦耐勞的去磨鍊自己。

物質慾望與求智慾望

李成雲

古人說：「求名者於朝，求利者於市。」學校乃是求智的處所，並非供給青年人享受物質的安樂宮。設如諸君走入求取智識的場所，而抱着物質享受的目的，豈不是南轅北轍，走錯了道路嗎？我們要知道，物質慾望與求智慾望是互為消長，互成因果的。假定把他放到天秤上去，就可以看到他們相互牽制的作用了。而且他們始終會有一高一低的消長，永沒有平衡的機會。設如物質慾望增加，求智慾望就要減少；反之，求智慾望增高，物質慾望就降低了；他們決沒有同時增加，或同時減少的時候，這是很顯明的事實。一個人既已斤斤於物質方面的享受了，他還有心思放到求智方面去嗎？當一個人既在專心一意的埋頭求智了，他還有餘暇感覺到物質條件的不滿足嗎？清朝文選裏面有一篇醉書齋記，諸君都讀過的吧？這篇文章的內容，乃是作者描寫他自己的讀書情形。大意是說：當作者本人正在醉心研究學問的時候，連他妻子送來給他吃的飯菜，都沒有看見，以致忘記去吃。最後冷了不能吃，經他的妻子重復將飯菜溫熱過，再三催促以後，方才取箸在手，徐徐進食。可是仍舊置書在旁，載吃載讀。看到書中的佳妙處所，得意文句，則又忘形的把手中的雙箸，認做筆桿，蘸着當做墨水的菜湯，向書上亂加圈點，以致湯汁淋漓，書頁被污。諸位中假定沒有讀過這篇文章的，希望去翻開來閱讀一遍。這真是一篇求智忘食的寫真。至於古人的囊螢、映雪、懸樑、錐股，更是值得欽佩的讀書精神。孔子說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更是說當求智到了白熱化，不僅能忘懷一切，如能在智的方面，真有所得，甚至

死亦在所不惜，這是何等偉大而且值得欽佩的精神啊！德元首希特勒少年時的潦倒生涯，在他的自傳裏敘述得很詳細，不知諸君有沒有看過。當他在困難的時候，挨飢受餓，乃是常事，即偶爾得着幾個馬克，他甯可忍受着枵腹的痛苦，不買麵包吃而買書讀。國父在奔走革命，寄跡歐洲的時候，經濟的困難，真是達到極點，甚至維持生活，都發生問題，諸同志有見及此，乃拼湊了幾十金鎊送給他，可是國父當金鎊到手，立即走到書坊去，買了許多最新出版的書籍。當時諸同志的心中，雖不謂然，但對國父的勤讀好學，誰不佩服呢？可知大偉人的求智精神，不僅能忘去衣食而已，簡直是用性命相搏的。

并且物質的供給是有終極的，有終極故有失望，有失望因生痛苦。試想世界上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，豈能事事如意地供應你無底的物質慾望呢。人心難足，貪得無厭，始而雖能給你部分的滿足，最後總還是給你一個失望的痛苦，所謂慾壑難填啊！秦始皇、漢武帝做了皇帝，窮奢極慾，物質享受可謂稱適到了極點，然因有感人壽有限，倘以不得長生為憾，何況其他呢？所以物質慾望的後面，是伏有失望與痛苦的。反之，在求智方面，因為學無止境，所以愈求愈多，學問之供應無窮，知識之進展無垠，不僅不會使你感受痛苦，並可增你無窮的興趣，祇要你努力以赴，自能感受到學問之樂趣無窮，並可進而領悟人生的真義，不會再感到人生的虛空和苦悶了。不然，頹廢在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憂的環境裏，為什麼回也仍不能不改其樂呢？可知求智自存天趣，別具世界。這種天趣與世界，芸芸衆生是不容易享受到的。若真能領悟這種世界的天趣，豈特忘去衣食而已，簡直會不知老之將至哩！所以我們要免除痛苦，祇有降低物質慾望，提高求智慾望，從求智中尋樂趣，才是惟一辦法，何況中日事變以還，物價陡漲，物質享受，備極艱窘。際此百物昂貴中，假定再不知覺悟，貪得無厭，勢必釀成上下交爭利的局面，而國家民族亦將無法以善其後了。

物質慾望不僅能增加我們的痛苦，并且過分的享樂，更能汨沒我們的性靈，消沉我們的志氣！所謂憂患可以興邦，逸豫足以亡身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試看古今中外的英雄豪傑，那一個不是從萬分困苦中磨煉出來的。越王勾踐臥薪嘗膽，以磨煉其身心，乃達沼吳的目的。孟子說：「天將降大任於斯人